



责编 崔 燕 李 魏 美编 张升远 审读 李 斌 排版 林 艳

四序迁流，洞察时光 解读文化，品味墨香

青岛之夏

【琴岛】

邮箱:cyy0532@163.com

◆ 张 彤

# 让新青年爱上人文老城

夏日，在老城里穿行，四处可见背着双肩背的青年男女，他们在网红墙前留影，到教堂广场拍整点的钟声，龙江路、恒山路上的每一间老房子，都有可能变成“小红书”里的热点，人文老城越来越散发出她历久弥新的魅力。

大学路与鱼山路的红墙转角，青岛的第一网红景点。拍照的人从早排到晚，这个转角的走红，据说是源自台湾剧集《转角遇到爱》，年轻人希望能从街角转过去，遇到自己的真爱。山海相依的青岛，几乎自开埠以来便是旅游城市。1936年，青岛曾评出琴屿飘灯、飞阁回澜等有代表性的青岛十景，此后，又评选过新十景。但“网红墙”实际上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旅游景点”，它是由年轻人自己发现，自己创造，再通过社交媒体分享，共同成就的时尚“新景点”。这样的网红景点在各国、各地都有，在社交媒体时代，某个微小的景观一夜火出圈并不鲜见。

一个景点如何成为网红，当然没有一定之规，所以“打造”出来的网红往往难以达到预期。大学路与鱼山路的网红转角是有城市文化作为背书的。大学是城市文化的核心机构，大学路的大学指的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人文荟萃的国立山东大学。鱼山路是依傍小鱼山的一条蜿蜒的路，这条路上有中国海洋大学的正校门——也就是当年国立山东大学的正校门——鱼山路33号是梁实秋故居，36号院门口的立柱上，则挂有3个童第周故居、束星北故居以及冯沅君、陆侃如故居的牌子。

网红墙内，原是“万字会”的旧址，先后做过青岛市图书馆、市博物馆，而今是青岛市美术

馆。正像一件文玩要用手掌抚摸，用丝绒擦拭才能“包浆”一样，一个景观也需要文化的滋养、岁月的打磨才能显露出它的非同寻常。

网络青年的口味貌似随意，有时甚至有点无厘头，但成千上万个网络青年的选择不会是随意的，至少这个网红的景点要经得起每天被无数的手机拍摄，上传到各大平台去被人审视。如果没有文化的加持，仅是红墙一面，肯定就会红得单薄、红得脆弱。

文学艺术对于老城的加持是多方位，多色彩的。

在观象山西麓有一个望火楼，建于1905年，在没有电话的年代，这座望火楼的功能是很重要的，这里全天有人驻守，发现城市火情便拉响楼顶悬挂的铜制警铃，通过鸣钟的次数来通知失火的大体方位。这种原始的消防设施在电话普及后就不再据有实际效用了。但是望火楼的造型奇特，又是老城曾经的制高点，历来是青岛画家们喜爱的风景。更何况，以美术教育见长的青岛六中老校就位于观象山上，她的身影多少次呈现在画家们的画纸和画布上实在是无法统计了。

青岛的风景格外适合水彩画的表现。正像烟雨江南本身就是一幅水墨画，黄宾虹、潘天寿一定会会聚于西子湖畔，而关山月笔下有橘红太阳和白色礁石，一个不懂画的人也会联想到岭南，黄墙红顶的青岛老城，正像上好的画纸上水与透明颜料的浸润、交汇。如果你在某个极寒的清晨见过青岛蒸蒸腾腾的海浩，在日落时分见到太平角宝石一样的蓝色，见到被鲜花包裹的中山路一号和德县路上镀上一层金属色的马牙石路，你

一定会感受到一个不一样的彩青岛。

这些风景已经被水彩画家们一一记录在案，在青岛的百年水彩画史上，有许多令人眼前一亮的精彩之作，其中也有不少是取材自我们身边的风景。像闻一多先生的《夕潮拍岸》和徐咏青先生的《鱼山路》，都是以水彩画的方式展现青岛的美景。晏文正先生笔下的《风雨栈桥》，像是万分之一秒的速度定格的惊涛骇浪中的回澜阁，这万分之一秒的定格，让人联想起欧阳江河《老青岛》中的那句——“海鸥是轻盈的，而波浪变成了铁打的”。而吕品先生笔下的水族馆像是镶嵌在五彩斑斓的云朵中，有时空穿梭不息之感，如新月派诗人陈梦家之笔墨——“我所在的青岛，有时间的长风”。

艺术家们是敏感的，他们已经用自己的画笔为一座人文老城立传画像，如果要经营一座老城的风景，走进艺术家们的作品是一条捷径。擦亮人文老城，让新青年们为之惊艳，就要认真研读青岛历史上留存的文学、艺术佳作，只有这样才能看得懂风景，读得懂城市，只有这样，才能给背包族们呈现出最美的青岛。

社交媒体的兴起，将游客对于风景的审视带人到“帧巡”时代，放大，放慢，抽取连贯画面中的“关键帧”，是“打卡式”旅游的新模式。每个人都会回忆过去的好时光，但时代风潮无人阻挡。历史、艺术、生活对于人文老城的打磨是缓慢的，经年累月见功夫，而游客、网民对于人文老城的需求是瞬间的，一言不合就出了差评。适应新的旅游生态，适应新的传播形态，要有网红思维。

人文老城需要重新发现。一号地铁线中山

## 海（三题）

所有的故事由此偷渡。

岸，只是生命的片断，如爱。

### 风到海上去

进门的风，擦亮四壁，擦亮母亲的忧伤，风干屈辱。

进门的风，击打黄色的脸，铮铮作响。奔着的双脚，触到方向。风带着诺言，到海上去。帆已涨满，号角已吹响。

别对高悬的天失约，别对水中的鱼失约。再斟满一杯豪情，出航。前行啊，父亲们，一轮红日为你们导航。风到海上去，会带回汛期的消息。海是另一种土地，有另一种耕作的方式。只有出海，没有返航。

## 戴胜鸟女孩

“没错，我是一只鸟，不过可不是什么伤心的鸽子。”我觉得她很有幽默感，决定配合一下：“那，您是哪一种鸟类——”“戴胜鸟。戴是爱戴的戴，胜是胜利的胜。”

我茫然：“不好意思，我孤陋寡闻，没听说过。”她非常善解人意，“毕竟你不是鸟类学家，不晓得戴胜鸟十分正常。不过，作为开餐馆的，免不了要招待三界五行的神神鬼鬼，具备丰富的学识，并不是一件坏事。譬如，你压根儿就不知道，秃鹫也曾光顾过你们小确幸吧。”

“秃鹫？”我越发茫然了。“她们通常都是神气活现的样子，鼻子尖尖的，下巴也是尖的，指甲也是尖尖的，无处不是攻击性武器。”“但是，人类之中，整容的女性越来越多，基本上都是这种鼻子和下巴尖尖的款式，倒是很难辨别。”“秃鹫的特点是喜欢吃肉，而且喜欢臭烘烘的腐肉，撒了大量香料的，如果你端给她们的是品质良好的鲜肉，她们就会非常生气，认为是质量问题。”我恍然大悟，“这么一说，倒是有些印象了，的确遇到过这么几位品味莫名其妙的女士，鼻子和下巴也是尖尖的——”

戴胜鸟轻轻捋了一下她华丽的发型，犹豫了三秒钟，徐徐道来：“秃鹫另外有个特点，就是喜欢在一些美食类的平台写评论。因为秃鹫这种生物，爱吃臭肉，品味可怕，但非常介意自己的尊严，喜欢装出一副权威的样子。”我大吃一惊：“这些平台是你们鸟界的，还是人界的？”戴胜鸟笃定地点点头：“就是你经常浏览的那个。”

我觉得自己的三观大厦如同遭遇了八级地震，摇晃得发发可危：“天呐，世界怎么了，秃鹫这种不分香臭的家伙居然在冒充美食家。”戴胜鸟鼻子里轻轻地哼了一声：“何必大惊小怪，她们还热衷于当网红呢！大量购买人类的香水、衣物、包包，以及其他华华丽的奢侈品。嘟着尖尖的嘴巴自拍，在各种社交媒体上炫耀。”

我有些不信：“照你这么说，秃鹫们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还会跟人类的男孩谈恋爱吧！”“当然，这岂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我默默无语地望了望窗外，红色的屋顶上，正好有两只胖胖的麻雀在那里踱步，在日光的照耀下，饱满得如同网球一般。这两只灰扑扑的麻雀，应该不会光顾小确幸餐馆，更不会跟人类恋爱。这才是我熟悉的那个平凡世界。

“那么，鸟类入侵人类世界这件事情，是什么

路的D出口前段时间刷爆朋友圈，网友形容这里“一出地铁就进入了童话世界”。里院和教堂的组合，是老城的“王炸”，乘地铁扶梯徐徐上升会形成一种独特的运动镜头，这个视角足够打动人心，心中有美才会发现生活中的美，提高审美素养，也许你会发现一个从未见过的城市。

人文老城是烟火萦绕的老城。演员宋佳曾向我们描述过她与李连杰在1988年拍摄《无敌小子》时的情景。几位香港导演感慨于青岛老城的风韵：“教堂的钟声响彻云霄，一个镜头摇下来，旁边的里院里，刚刚睡醒的人们公共水龙头前排队打水，天上人间，一个镜头而已。”

苟不理包子铺里，虾虎馅的包子点着绿色的点，劈柴院里卖豆腐脑的大叔见了生人叫“朋友”，见了熟人称“老朋友”，曲阜路上的小吃店，两个人若是点到第四个菜，老板娘会警告你“别点了，够了。”经营人文老城，就要让她真实而自然地存在，不能假模假式。

人文老城又应是文艺爆表的老城。青岛是影视之城，音乐之岛。电影导演谷锦云多年前前来青岛拍戏时曾对我说，青岛老城的道路几乎没有一条是直的，也没有一条是平的，蜿蜒起伏，总给人以有故事要发生的暗示。老城有很好的文艺资源，得到了许多艺术家的钟爱，因势利导，以艺术为老城打造高光时刻，是擦亮人文老城的良好路径。

提取老城生活的“关键帧”，要对老城的调性了然于心，只有调性对了，才能给人文老城以新的活力。

暑期已至，成千上万的网络新青年正在路上，打起背包，兴冲冲地赶赴一场老城之约。

### 夜海

夜涌上来的时候，领自己去海边。

栖坐于礁石，栖坐于时间与水合作雕琢的壁。我不是王子，所以这壁不会走。

海上来的风，只能徒劳地垂手，卧倒巢中。浪，洁白的花，这是夜唯一的眼睛。纵情跃出水面，轰隆隆扑过来，扑向岸。无柄之刀，扑向我。残破的贝壳，发着白黢黢的光，冷冷地晃动。主人不在了，它还有梦么？满身潮湿。远远的灯光，与我手中的烟头，互相打探，透出些生命的迹象。

浪，剧烈奔驰而来，然后悄然退去。一如我们，响亮降生，安然离开。生命，只是自己的哭声与别人的哭声交接的过程。



◆ 王 兰

## 父亲的棋友

前一段时间，收拾旧物时，在一堆书中发现有一个木盒子，盒子里装的是象棋，打开平放就是一楚河汉界的象棋图。

好熟悉的象棋盒子，这是父亲的象棋盒子，我帮他买的，二十多年啦！看到了这个象棋盒子，父亲下象棋的认真劲儿，立马浮现在我的眼前，还有他的棋友们，也都走进了我的脑海里。

棋友周师傅是父亲最早的棋友，周师傅是父亲的同事，他在食品站上开货柜，正常的是运输生猪去兴化食品公司和运蛋品去泰州蛋品厂，也有闲下来的不送货的时候，他就在父亲的蛋品间，抽抽烟天，忙的时候还帮父亲蛋品上的生意，闲的时候经常用两个蛋箱子一拼，棋纸一摊，下起了象棋。

他们下棋常常会赌棋，就是谁输了，会输一包烟，或者一元钱一盘棋，这样下棋才会更认真投入，更加较真。

周师傅喜欢喝酒抽烟，我父亲抽烟，不怎么喝酒，有一次下棋的时候，他就跟父亲说今天下三盘棋，一盘一杯酒，小二两，父亲爽快地答应了。三盘棋下来，父亲赢了两局，周师傅输了两局，晚上下班后，他们喊了另外两个同事，买了些卤菜，在父亲的蛋品间喝酒碰头了。

那晚父亲遵守诺言，喝了小二两，满脸通红，等到碰头结束后，父亲都没能走回家，直接躺在了蛋品间的休息室内，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把我母亲吓得不轻。

周师傅胖胖的，头发三七分，总是捌拐得发亮，站上的同事称他为“周半仙”。因为他自称会看命算像，如果有人脖子落枕了，他还会拨弄过来。

有一次他看到我，盯着我看半天，神神道道地说：“你将有个崽！”说得我云里雾里的，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好好的，不知“周半仙”是不是看错了？

我结婚生孩子后，父亲已经退休多年了。那时候母亲在南京帮哥哥照应家，父亲就到泰州帮我接送女儿。自然把他的象棋一起带来了，那个象棋已经很旧了，棋纸也破旧不堪了，关键是没有棋友跟他下，偶尔闲的时候叫我先生跟他下，奈何先生是个臭棋篓子，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棋逢对手才有意思，所以父亲宁愿看看书，不与先生下棋。

过了一段时间，父亲说他找到一棋友了，棋友是开小卖部的老田，他家小卖部就开在自家，他是去他小卖部买香烟发现老田有时跟人在店里下象棋，他在旁边看，一来二去，他就跟老田熟悉了，有时也凑上去下两把，发现两人棋艺相当，不分伯仲。

那以后父亲只要有空就去老田小卖部下象棋，后来我特地买了一盒子象棋给他，省得象棋纸破了还要糊好，父亲很开心。

父亲跟老田下象棋纯粹是下象棋，但是他经常在小卖部买香烟，生活用品回来，当然有时候不需要的生活用品也买，算照顾老田的生意。

有一次父亲在老田小卖部下象棋太投入了，以至于接女儿迟了。为这事，父亲有些不好意思，以后总是第一个去接女儿。后来孩子叔叔来泰州了，他的象棋下得好，父亲喜欢跟他下棋，还喜欢跟他开玩笑，总是说：“今天跟二老板下三盘棋，一盘一包红塔山。二老板，你准备好了没有？”下棋期间，父亲拿出好香烟分个不停，烟雾缭绕中，只有棋落子的声音，两人下棋的场景，仿佛就在眼前。

下完棋，不管输赢，父亲都要拿包烟给子叔叔，还留他吃饭。

如今的二老板，“五一”期间做了喜公公，在儿子的婚礼上发言，慷慨激昂，言语之间都是幸福快乐开心！

◆ 杨 博

◆ 刘赞科

## 温情香港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江河湖海，都有一份触及灵魂深处的日月星辰。选择用“温情”二字概括表述香港，也一定有着别样的韵味和缘由。

来港工作，看医生的机会并不多，几年前在铜锣湾附近的一家检验所第一次做B超的经历至今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大约秋末的一天，铜锣湾附近一栋破旧的写字楼里，客气的服务，周到的安排，细致的检查，尤其在冷冷的室内当检查医生将“测温”的耦合剂涂在身上时，突然一种满满的幸福感竟油然而生！多年的经历，一直觉得不论何时何地、春夏秋冬做这种类似B超的检查，就应该该是耦合剂涂在身上透心拔凉、冰凉彻骨的结果。

这是一种温情的细节！心中一阵莫名的激动，首次感觉人生遇到了特殊的服务。直到第二次的经历同样发生，并确切询问了有关专业人士之后才知道这种人性化的服务是每个医院或检验所的必修课。

还有一次，朋友小聚微醺后打的士回家，回家后突然发现手机不见，后在的士司机的建议下报警，没曾想三名警察真的如约而至，一时之间，我那头昏的脑袋竟清醒许多，他们用不太熟练的普通话详细了解了朋友聚会地点、打车过程、到家情况等等，态度亲切和蔼、认真礼貌，真诚有度，耐心地帮我分析情况、寻找蛛丝马迹，并反复告诉我，“好好想想，不要着急，如有报告一定第一时间通知等云云”，使我那酒后受伤的弱小心灵得到极大安慰。结果后来才发现是自摆“乌龙”，手机并没有丢失。虽然汗颜万分，但也是真心感谢香港警察真诚周到的热情服务。

刹那间，“温情”二字脱口而出。想一想，其实“温情”的内涵又是多么的直白和简单，无需什么豪言壮语，也无关什么高深莫测，而是在细节、在真诚、在用心、在人性。是一种深水静流、润物无声！

那次经历便逐渐改变了对香港的诸多看法和认知。于是，以后的几年中又不断地体验“温情”、遭遇“温情”、感受“温情”。

香港很小，在地球的东方是个芝麻点大小的地方，被称为“弹丸之地”。香港又很大，也有着气象万千、海纳百川的气度和风范。

为什么每年有那么多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人们纷至沓来、络绎不绝、流连忘返，这里面肯定有着非同寻常的“温情”气息、“温情”文化和“温情”力量。当一个城市有了属于自己的温度以及特立独行的性格，那么这里便有了自身独特的魅力和张力。

### 浪

就此停下你的惶惑吧。你爬不上这岸。你只是海一次生动的表情。如我，是那黄土地上偶尔的一个微笑，绽开于苦涩。黄昏看海，往事浩浩荡荡，乘风而来。我欲出海，我的船呢？岸，伸着长长的舌，与海对吻。海鸥或浮云，悠然放影垂钓。这时候的人，想见渔姑孤舟海上，放一只咸的“渔家傲”。少年之歌，是一种鱼，击水而进，乘水而退。源于海，当归之于海。每一次冲动注定为水。浪尖上有我的昨天和梦。夕阳是一只被剥之兽，制造了海美丽的伤痕。

◆ 楚 平

我曾在青岛的老城区开了一家叫小确幸的西餐馆。来吃的客人说，老板，你这个店好小，就跟蛤蜊壳一样大。 我不好意思地解释：“哎，所以才叫小确幸嘛。”

因为雇不起前台，我亲自给客人端茶倒水。通过长久的观察，我发现一个秘密，女性的饭量非常不固定，与对面的人物大有关系。闺蜜相伴，她们的饭量翻倍，令普通男人望尘莫及。如果协同心仪的男性，饭量可以骤然减到三分之一。或许，在充满感性的女人心中，对面的那个人才是地道的主菜。

她是我见过饭量最小的女孩。一副地道的杀马特造型，华丽如彩虹的朋克头，M65飞行员迷彩夹克，上半身呈现出饱满的球状。黑色束身裤包裹的两只腿，却如鸟足一般纤细。同炫目的外表相比，那张脸倒是不施粉黛的素颜，清秀稚嫩得如同初中女生。

午后两点，客人们已经走光了。她带点怯生生的样子，如同迟到的初中女生溜进教室，轻悄悄地推门进来，只点了一份奶油蘑菇通心粉，并特别交代，不要栽培根。上菜之后，我给碟子里塞入一张阿莫多瓦导演的电影《对她说》的原声CD，就在吧台后叮叮当当地图杯子，而她坐在角落缓缓进食。当播放那首西班牙语的《鸽子之歌》时候，她从盘子里抬起头来：“老板，这个唱歌的男人，发出咕咕的声音，是在唤鸟吗？”

“嗯，您大致猜对了。歌词的意思是，一个失恋的男人，因为伤心而死，他的灵魂变成了一只鸽子，不停地呼唤着恋人的名字。”她点点头，“难怪有一种很悲伤的感觉。”我敏感地瞥向她的盘子，发现了一桩奇景儿：那些粗壮的通心粉，居然没有被吃掉，而是整齐地排列在盘子中央，砌成一堵墙的形状。而是一盘空盘，这个不合您的胃口吗？好像一点都没有吃。”她嫣然一笑，“你不用担心，非常对味。我都吃光了啊，那些奶油蘑菇的酱料，可是吃得干干净净，一点都没剩下！”拍了拍肚子，她伸个懒腰：“感觉好撑啊，太久没有吃过这么美味的意面了！”

我如堕五里雾中，“恕我直言，这点儿酱料还不够塞牙缝的，怎么会撑到的！”对于人类来说，自然远远不够，对于鸟类来说，算是相当了不起的饭量了！她的脸上露出促狭的笑容。我觉得自己才是一个茫然失措的初中生，正趴在课桌上睡得香甜，蓦然被数学老师点名，不晓得应该如何作答。